

烧锅炉的母亲

许兴文

2015年春节刚过二十多天,一个清晨,母亲再也没有醒过来。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愿提起母亲,只因心底藏着无尽的亏欠和遗憾。

在我印象里,母亲是特别温和善良的人,待人宽厚,几乎没见过她跟谁红过脸,街坊邻里提起她,没有不夸的。谁家有了难处,她知道了总会搭把手;别人说了不中听的话,她也不往心里去,笑笑就过去了。那时我不懂,觉得母亲太过老实;后来才慢慢明白,她那份温和里,源自骨子里的善良与真诚。

从我记事起,家里日子过得紧巴,父亲一人养家,我和哥哥先后读书,处处要用钱。后来哥哥毕业打零工,挣的钱刚够自己糊口,家里负担稍稍减轻,但日子依旧不宽裕,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母亲为了多挣点钱,托老乡介绍,去了离家两里多地的澡堂烧锅炉,上一白天、歇一天,一个月三百块。按母亲的想法,多挣这三百块,就能让住校的我在学校吃得好一些。

烧锅炉这活儿,夏天锅炉房里又热又闷,像个蒸笼;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子四处漏风,还要频繁到室外往煤兜里装煤,煤块冻得硬邦邦,要用洋镐一点点刨开,一锹一锹填满煤兜,再启动提升设备,把煤兜运到房顶卸煤口,一趟活儿下来要大半个小时,脸和手都冻得通红。一个班十二个小时,片刻不得停歇,添煤、看火、清灰,一个班干完,脸是黑的,手是黑的,腰是酸的,就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这样繁重的体力活,本就不适合身高一米五几、身形瘦小的母亲。我劝母亲不要再干了,她嘴上总应着“干完这个月就不干了”,这句话,一说就是四年,直到澡堂通知拆迁、不

再需要烧锅炉才停下。

记得2007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八点多,我骑着自行车去接母亲下班。刚到锅炉房门口,母亲正好走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说:“天这么冷,你咋跑来了?”我说:“过年了,我来接你回家”。回家的路上,母亲跟我说:“大年三十了,洗澡的人还是很多,都抢着在过年前洗个澡。洗澡的人多了,用水量,锅炉得一直不停地烧才供得上热水”。母亲走得很慢,我知道她是累得迈不开步子,我让她坐到自行车后座上,她不肯,一个劲儿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走就行”。可那天我特别执拗,坚持扶着她坐上去,我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一路上她还反复问:“累不累?累了就停下歇歇,其实我自己走就行”。我没有答话,只是稳稳推着车向前。看着道路两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听着断断续续电视机传出的春晚声响,还有不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鞭炮声,大街小巷都是过年的热闹喜庆。而那一刻,我心中五味杂陈,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母亲的艰辛。那段路不算长,可我却觉得走了很久,心底甚至盼着路再长一点,能再多推母亲一会儿。

2009年我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上班第三年,母亲突发脑梗从此生活不能自理。她心里急,常常偷偷抹眼泪,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累赘。可对于我而言,只要她还在,这个家就在;只要她还在,我回到家,还能开口喊一声“妈”。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亲眼看见我成家。2014年婚礼当天,坐在轮椅上的母亲,看着我和新娘子,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永远离开了。

倘若母亲还在,该有多好。如今日子宽裕了,我和哥哥工作稳定,各自拥有小家,可母亲,终究没能享一天的好日子。每次回去看望父亲,推开家门再也见不到母亲的身影,听不到她的叮嘱,闻不到厨房里熟悉的饭香,留下的只有母亲的善良与坚韧,一直指引着我心怀善念、踏实前行。(作者单位:屯兰矿)

七律·枫叶

赵克瑶

秋染岷国枫叶红,
登高揽胜醉西风。
枫铺峻岭彤云聚,
叶落清溪碧草空。
古寺寻碑追旧迹,
霜禽听梵和疏钟。
当年青主题诗处,
如火黄芦满画屏。

(作者退休)



针心守安

张鹏
(马兰矿)

家庭

家乡的时光

武建维

洁净的石头上
阳光清澈
我看见读书人的身影行走
只有爱故乡的人
才会将心底的情愫
铭在山峰崖壁大树上
洒在走了不知多少回的土路上

往事会沿着时光的脚步
含笑问候你的归来
小院里河滩上岁月随着落叶蕴藏
蕴藏她的力量
伸开双臂深情地拥抱着故乡
怕一松手便会失去了她的温暖

又一次回乡又一声吟叹
阳光沾满衣衫
驻立在清水河畔
倾听山风鸟雀唱歌的曲子回响
满心烟霞

(作者单位:马兰选煤厂)

跨过小学的山终入初中的烟火战场

王晶晶

曾以为,熬过漫漫六年小学时光,就能从容告别鸡飞狗跳的陪读日常,守住一份云淡风轻的佛系育儿心态。总在心里默默许诺:往后不内卷、不焦虑,顺其自然,陪孩子慢慢长大。可真正踏入初中,才恍然明白,成长从没有真正的停歇,只是换了一种滚烫的方式扑面而来。

开学不过短短两月,却像走过了一场漫长的历练。从前轻松松弛的节奏被悄然打破,班级群里不停弹出的消息、一次次阶段性测评、不断更新的学习节奏,无声拼凑出初中独有的紧张氛围。不用刻意翻看试卷,仅仅是群内的动态、老师的反馈、同龄孩子的成长进度,便足以让家长脑补出无数细碎的剧情,心头的忐忑与牵挂,悄无声息漫溢开来。

步入初中,孩子的世界骤然扩容,科目翻倍、难度陡升、节奏加快。曾经游刃有余的学习状态,被

新的知识点、新的思维方式慢慢重构。而家长的情绪,也渐渐被成绩单上起伏的数字牵动。分数高一点,便满心宽慰;滑落几分,便瞬间紧绷。曾经笃定的“佛系心态”,在一张张试卷、一次次排名面前,轻易溃不成军,不自觉就切换成紧绷较真的战斗模式。

很多深夜,万家灯火沉寂,我常常在夜半惊醒,陷入无尽的自我拉扯与自我检讨。我反复问自己:是不是我太急躁了?是不是对孩子的要求太过严苛?是不是不该用分数的高低,定义孩子所有的努力?

我们总盼着孩子自律、优秀、步步争先,却常常忽略了,他们也只是刚刚褪去稚气、奔赴成长的少年。他们也在适应、也在努力、也在悄悄负重前行。初中这方小小的书桌,承载的不只是书本和习题,还有孩子笨拙的坚持、默默的努力,以及跌跌撞撞的成长。

一路走来才慢慢懂得,所谓育儿,从来不是单向的催促与期待,而是一场父母与孩子的双向修行。初中是孩子成长的分水岭,亦是家长心态的蜕变场。我们焦虑,不是功利,只是深知,平凡的孩子想要未来从容,当下便要加倍努力;我们紧绷,只是为人父母最朴素的牵挂,怕他们偷懒、怕他们遗憾、怕他们将来后悔年少不努力。

慢慢释怀,慢慢和解。接受初中本就是一场适度内卷的成长赛道,接受孩子平凡又努力的模样,接纳成长路上所有的起伏与快慢。

褪去焦虑,放平期许,不再唯分数论输赢。育儿最好的姿态,从来不是追风逐浪、步步争先,而是温柔陪伴、耐心守望。愿我们陪孩子稳住节奏、踏实前行,在普通的日子,慢慢沉淀,悄悄成长,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微光与远方。

(作者单位:晋兴公司)